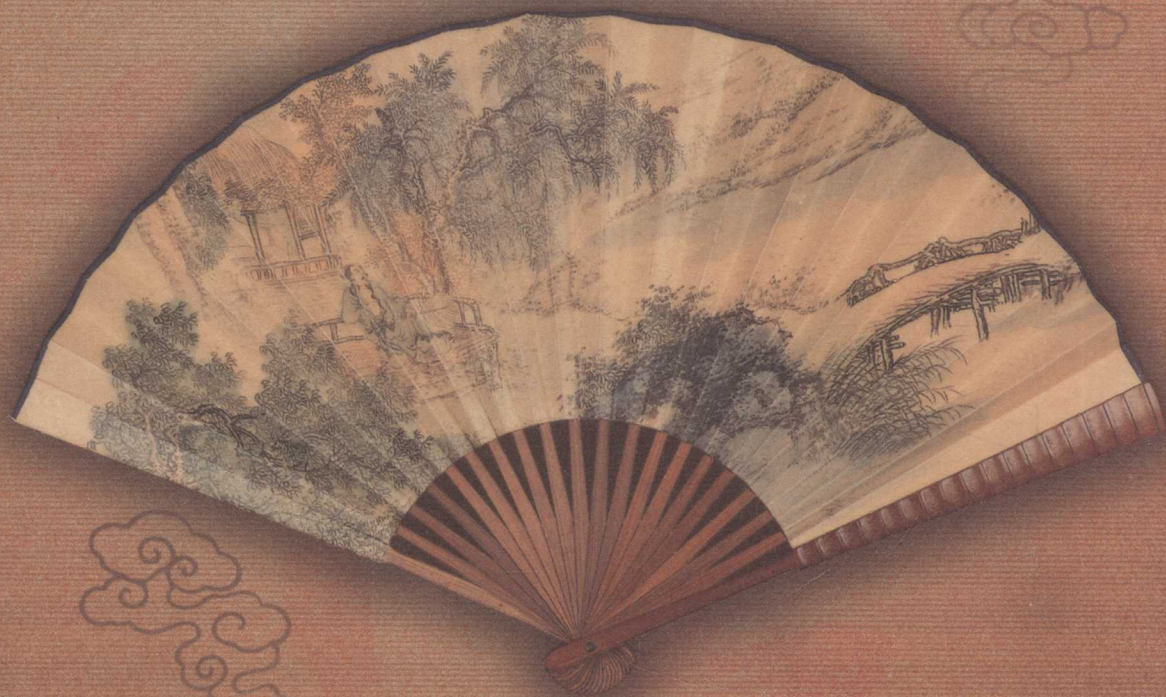


■马骏骐 赵莉 著

中国 扇文化

ZHONGGUO
SHANWENHUA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中国扇文化

ZHONG GUO SHAN WEN HUA

马骏骐 赵莉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扇文化/马骏骐,赵莉著. —贵阳:贵州
教育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456—0129—9

I. ①中… II. ①马… ②赵… III. ①扇—文化—研
究—中国 IV. ①K875.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3314 号

中国扇文化

马骏骐 赵 莉 著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教育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黄山冲路 18 号 A 栋

(电话 0851—8654672 邮编 550004)

印 刷 贵阳德堡快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9.25 印张—30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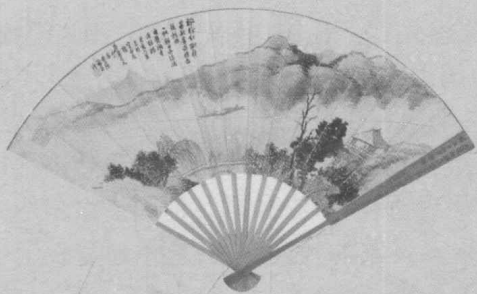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456—0129—9/K·45

定 价 4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厂址:贵阳市新添大道南段 3—11 号 电话:0851—6761331 邮编:550004

序 尽在清风 淡荡中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国文化植根于神州大地，“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贵和尚中”是其基本精神。中国文化，以德摄智，海纳百川，浩博精深，雄健恢廓，生命力鲜活旺盛，凝聚力历久愈坚。在绵亘五千

年的历程中，中国文化自成体系而独具魅力的东方意识与美学意韵，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文化，世代相传，弥智弥美；智慧百花，竞相绽放，瑰丽璀璨。而蓄丰涵美的扇文化，则是其智慧文苑中一枝异彩缤纷的奇葩。

扇子，华夏先民所独创。幅不盈尺，林林总总，形制各异，玲珑雅致，生风驱暑，夏令必备。然而，在中国文化的惠泽、沾溉下，扇子历经千载岁月的嬗递，融中国传统文化的粹粹于一身，实现了由实用性向审美性的飞跃，演变为蕴藉宏富，品格典雅，美轮美奂的中国扇文化。流光溢彩的扇文化，既是中国古典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完美结合的典范，同时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光华绚烂的中国文化宝库中熠熠闪烁的瑰宝。

扇文化自其肇始，便承载着历代政治、经济、文化与民俗的印痕。它不仅与古代礼制结缘，成为历代帝王贵胄威仪、等级与恩泽的象征，而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它与历代文人雅士血缘相连，息息相关，形影不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者与创造者，古代文人士子以诗、书、画为基本素养，既积极入仕，欲平治天下，同时又追求精神自由，任性适志，生活情趣，高雅多样。然而，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羁驭下，他们所谓的潇洒旷达，闲逸高雅生活的背后，却往往是失意、愤懑与无奈。他们自诩的“闲适之乐”，竟然是带泪的微笑。尽管如此，古代文人们却以笔墨另成天地，在他们所擅长的诗、书、画中寻觅到了排遣悱愤积郁的避世之途。

在历代文人诗、书、画的创作活动中，他们借扇为题，诗咏赋唱，填词吟哦，铺陈描摹，情致真切；抒怀述志，委婉含蓄，比兴借喻，寄托遥深。他们援书入扇，引画入扇，题诗入扇。扇面水晕墨章中，入扇书法，行草楷篆，各体兼具，驰毫骤墨，纵横秀逸，遒劲雄强，气韵生动，线条舞动中呈现出了生命的律动；扇面丹青，林泉丘壑，花鸟翎毛，逸士倩女，涉笔简率，形肖写意，绍述各异，水墨画境中携来了心灵的静谧；扇面题诗，或位置画境，诗与境谐，或咏象外之意、蕴藉悠深，或抒发胸臆、情韵隽永，或清高超迈、气节凛然，诗词咏叹中奏响了情志的新曲。在扇文化一方自由的天地里，诗、书、画水乳交融。它们赋予了寒微者以品德之尊，令失意者相濡以沫于忘形之美，在万物齐一的视界中纾释了命运宠辱得失对人性天妒的刺激。

正是由于扇面诗、书、画的完美契合与嘉惠,扇文化丰富、拓展了其人性光辉的内涵,彰显、深化了其人文旨趣与美学意蕴。

扇文化在受容诗、书、画精华的同时,兼容并蓄,积极与中国文化的其他领域,相互渗透,融合交汇,生机勃发。因此,在中国古典小说嬗递的悠长进程中,无不闪现着扇文化活跃、隽秀的身影:术士吴猛,白羽扇划江呈陆路坦道;诸葛亮,羽扇纶巾,指麾三军;晴雯,撕扇作千金一笑;孙悟空,芭蕉扇搧灭火焰山八百里烈焰;《镜花缘》中八才女写春扇……古代文豪巨匠,构思奇颖,慧眼独具。他们借扇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演绎小说情节,以生动具象的表现形式,艺术地呈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生活色彩斑斓的面貌。在历代文人的倾情呵护、悉心引领下,扇文化潇洒漫步于绚烂的文苑。古典小说因扇文化更加浪漫典雅,魅力盈溢,扇文化的文化内涵愈加含蓄深沉,意韵悠隽。

在扇文化采撷精粹,沐浴智光的千载进程中,其与中国戏曲、歌舞、曲艺等文化样式情缘深挚。历代剧作家,借扇写戏,铺陈剧情,寄托深远。戏曲舞台表演,无扇不成戏,俳优妙绝精湛的“扇子功”,惟妙惟肖地衬托出生、旦、净、丑所扮演角色的特征与神韵。扇入歌舞,历史悠长,舞女艺伎,歌扇舞裙,轻盈翩跹,娉婷舞姿,曼妙传神。扇入曲艺,更呈晔采,伶人执扇,亮相舞台,洒脱飘逸,手中扇功,多变玄妙,极具情态。中华舞台表演艺术亦因扇文化的融入,愈加绚烂多彩。扇文化,含蓄隽永,润物无声,渗透融汇,领域广泛。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艺术亦蒙惠顾,雅逸扇形,融注其间,别致风格,妙趣天成。欧陆建筑文化且受影响,扇文化生辉异域。

清风淡荡扇文化,逾越千秋集菁华。怀袖雅物,尺幅扇面,历代文人,情款款,吟哦咏唱,激扬黑白,达其性情,形其哀乐,醇化人心;心眷眷,写意绘韵,旷放雅逸,大辩无言,气质高古,张扬人性,从天地玄远的感悟中寻觅生命意义的支点。他们心血浇灌的扇文化,既蕴藉着历代文人们的文化心态,更凸现着他们的行为模式。而且,在漫长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载体的扇文化,胸襟恢宏,以输出、吸纳、交融为路径,向外播扬的同时,博采众长,吮吸菁华,并在与异质文化的相激相荡中,迈向了辉煌。

典雅的扇文化是我国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扇文化中的扇艺又是我国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历代能工巧匠,继承创新,制扇装帧工艺,创意盎然,精逾鬼斧,巧夺天工,玲珑剔透,清丽秀雅。艺术价值,历史价值,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枝独秀,惊艳寰宇。

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滋养、铸就了扇文化,而秀雅涵深的扇文化亦为中国传统文化增光添彩。在中国文明方舟的航程中,沐浴着千禧的曙光,扇文化穿过历史时空的藩篱,向世界与未来传递出了永恒的人文光辉。

扇文化,千秋留痕,中华瑰宝,文苑奇葩,幽馨独放,弥香弥雅!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扇文化嬗递的轨迹

001

第二章

扇文化中的水晕墨章

053

第三章

扇文化与中国文学

143

第四章

扇文化与中华
戏曲、歌舞、曲艺

185

第五章

扇文化中的文化
心态与行为模式

213

第六章

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扇文化

247

第七章

扇子的工艺、鉴赏与收藏

271

后记

299

参考文献

300

第一章

扇文化嬗递的轨迹



中华民族,历史悠远,地灵人杰,物华天宝,以其绚烂多彩、浩博精深的文明,独步于世界民族之林。扇子,幅不盈尺,本为“来风堪避暑,静夜致清凉”(班固语)之日常用器,自其诞生后,便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依相存。扇子“坐集千古之智”,融中国传统绘画、书法、诗赋、民族工艺为一体,是展示历代文人行为模式与文化心态的重要载体,并与中国文学、戏剧、曲艺、歌舞结下了难释之缘,影响了中国古代建筑的风格,从而铸就了内涵深湛、异彩纷呈、魅力独具的扇文化。蕴藏、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菁华的扇文化,其嬗递、衍变的历史,源远流长。



一 扇文化的发轫

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刚健有为,开拓不息。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先民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①。“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田峻至喜。”^②孜孜耕耘,繁衍生息。在漫长、辛勤的生产劳动中,聪颖敏慧的先民们发现自然界诸多的植物叶片,飞禽的翎、毛且具障日避尘之功能,遂进行了简单的加工。于是,扇子粗具雏形。然而,是时的扇子并非招风生凉之器物,而是用之遮尘障日。

“扇”,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而言,先哲前贤亦有考叙。

许慎曰:“扇,扉也。从户,翅声。”“扉,户扇也,从户,非声。”“户,护也,半门曰户,象形凡户之属,皆从户。”^③清季学人段玉裁则据《韵会》,将许慎的“扇,从户”更正为“从户、羽”,并注释曰:“从羽者,如翼也。”

许慎又曰:“箒,扇也。从竹,聿声。萋、箒,或从妾。”^④西汉儒士扬雄则在其撰《方言》中,明晰指出:“扇,自关而东谓之箒,自关而西谓之扇。”东汉学人高诱亦在《淮南子注》中曰:“楚人谓扇为箒。”

扇又称翬。《吕氏春秋·有度》载曰:“冬不用翬。”高诱则在《淮南子注》中曰:“翬,扇也。”按先秦周制,“舆輶有翬,即缉雉羽为扇翬,以障风尘也”^⑤,而“古者扇翬,皆编次雉羽或尾为之,故于文从羽”^⑥。显然,扇翬不仅是最早用禽羽制作的掌扇,而且也是古代仪仗中不可或缺的用器。

从上述语言文字学的考据阐述可知,扇字从羽,箒字从竹。这表明,上古时期的扇,就其材质而言,非竹即羽。1982年,湖北江陵县马山砖厂的第一号楚国墓葬中出土了一把编竹扇,是用宽度仅有0.1公分而饰纹规整的竹箒制成。其形制似梯形,扇面与扇柄之间,有两个透空的长方形孔,黑漆竹箒穿过这两个孔,将扇面与扇柄绕编固定。据考古工作者研究,马山砖厂第一号楚墓是战国中晚期的墓葬,而墓主身份为楚国的士。^⑦

① 《帝王世纪·击壤歌》。

② 《诗经·豳风》。

③ 许慎:《说文解字》,说文十二上,文三,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第247页。

④ 许慎:《说文解字》,说文五七上,竹部,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本,第97页。

⑤ 崔豹:《古今注》,商务印书馆1963年《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宋刊本。

⑥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97年标点排印本。

⑦ 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1页。又参见1982年《文物》第10期载《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墓出土大批战国时期丝织品》一文。

此柄出土的楚国编竹扇,是为现今可见的中国最古的扇子。

1972年,考古学者在发掘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时,出土了两把竹扇。其中一把为长柄编竹扇,另一把为短柄编竹扇。^①出土的汉代长柄编竹扇的形制虽与上述出土的楚扇相似,但无绕编的矩形孔,而且其扇柄长度为1.76米,是楚扇柄长度的五倍。第二把出土的汉代短柄编竹扇的扇面亦无穿孔。考古发掘提供的历史文化信息表明,是时,殷商文化对长江流域地区的影响已经消退,而汉代竹扇的制作工艺有了变化与发展。显然,上述考古发掘出土的三柄竹扇,进一步印证了我国古代最初的扇子中,编竹扇是其中主要的一种扇子。

至于用禽类的翎毛所编制的羽扇,亦有考古发掘出土。1978年初,考古学家在发掘湖北江陵县天星观的一号楚墓中,出土了一把已残损的羽扇。其扇的外形宛如一顶头盔,其黑漆扇柄竟长达2.3米,其扇身是由一块横木与一条半圆形的竹片构成,而羽毛的茎管为丝带缠绕,并捆裹在木柄上。

据学人考证,天星观一号楚墓的年代是公元前340年左右,墓主生前是楚国的上卿,似为令尹或上柱国。这把出土的长柄羽扇,应为我国现今所见的最早羽扇。湖北江陵县马山砖厂一号楚墓出土的编竹扇,以及天星观一号楚墓出土的长柄羽扇,入墓的时间均为战国中晚期,其墓主分别为士、上卿。随葬的扇子的材质,迥然相异。显而易见,竹扇与羽扇是楚国“士”与“官”两种不同身份的标志和象征。

在我国,史籍文献,卷帙浩繁。晋人崔豹在其《古今注》中就有箒的载述:舜广开视听,求贤人自辅,作五明扇,此箒之始也。

舜受禅于尧,求贤若渴。其“五明扇”,形制如阖的两个仪仗扇,由他人持之,立张拥身,以示广开招贤纳俊之门。宋人高承在其所撰《事物纪原》、明人王三聘在其《古今事物考》中均称,黄帝时亦有“五明扇”。由此可知,“五明扇”当为一种仪仗之扇。

禹继任后,颁行五政,“禁扇去笠”,以示简政。殷商时,“高宗有雉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故有雉尾扇”^②。殷高宗为彰显至尊和权威,不仅恢复了仪仗扇,而且开始用翟羽制作专供仪卫与障蔽的雉尾扇。武王建政后,沿袭此制,“武王自津盟还返于国,自左拥而右扇之”^③。武王以雉尾扇拥身,垂示朝野。于是,“周制,以为王后夫人车服,辇车有翬,即缉雉羽为扇,以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430页。

^② (唐)徐坚等:《初学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卷二十五,扇第七。

^③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刘晓东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鄣翳风尘也”^①。为凸显尊卑秩序,等级高下,周朝规定:天子八扇,诸侯六扇,大夫四扇,士二扇。按晋人崔豹之说,雉尾扇的雉尾长而纹美,大而气派,然具体形制如何,诚如晋人干宝所曰:

“旧为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数也。

初,王敦南征,始改为长柄,下出可捉,而减其羽,用八。识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创为长柄,将执其柄,以制其羽翼也,改十为八,将未备夺已备也。’”^②

殷商、西周时期,雉尾扇成为彰显王者、统治者身份、地位的仪仗扇,是权威、贵尊的象征。不难看出,扇文化从其发端之时便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色彩。

两汉时期,仪仗扇名曰“障翳”。清人汪汲在《事物原会》中引《留青日札》考述曰:“掌扇,扇如手掌,伟而立张也。亦曰障扇,可障日也。汉名障翳。”据《说郛》三种辑录阙名《戊辰杂钞》所载:

“李夫人初至,坐七宝流苏辇,障凤羽长生扇,帝迎入帐中,共坐,饮合卺酒。”

文中所曰:“凤羽长生扇”,即为李夫人装饰华美辇车的仪仗之扇。按汉制,“天子夏设羽扇,冬则设缙扇”^③。“缙”,乃我国丝织品之总称,古谓之帛,汉谓之缙。我国丝绸生产,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齐国丝织品就有“织作冰纨绣纯丽之物,号冠带衣履天下”^④之美誉。汉代,丝绸生产,长足进步,工艺精湛,花纹繁复,色彩华丽。汉天子冬设缙扇表明用丝织品制作的扇开始成为仪仗扇之一种。

魏晋南北朝时期,仪仗扇以为常,唯诸王皆得用之。晋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拜,供漆要扇、青竹扇、黄竹扇。纳妃,同心扇三十,单竹扇二十。”^⑤帝王上朝问政时,“双龙扇红黄共二十,在殿内左右第一重,花扇二十在殿内第二重,素扇二十在殿内第三重”^⑥。晋武帝时,禁绢扇,以示节俭,亦诏令王侯障扇,不得用雉尾。这说明,仪仗扇的使用日趋规范且有严格限制。其时,用羽毛制成的障扇,仍作为仪仗之用。顾恺之传世的《洛神赋图》中,曹植端坐于木榻上,其两侧及身后,有三位侍从则手持长柄羽制障扇,以示仪仗。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寺,凿于北魏孝昌三年(527年),该石

① (唐)徐坚等:《初学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卷二十五,扇第七。

② (晋)干宝:《搜神记》,汪绍楹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 (唐)徐坚等:《初学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二十五卷,扇第七。

④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⑤ (唐)徐坚等:《初学记》,中华书局2005年版,卷二十五,扇第七。

⑥ (清)陈元龙:《格致镜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卷五八。

窟寺南壁大龕上,刻有《礼佛图》浮雕。在此幅著名的浮雕中,帝王与王后神情庄重,缓步迈向熏炉,宫女们手持华盖及长柄椭圆形和圆形的仪仗扇,簇拥在他们身后。

敦煌莫高窟凿于西魏的第288窟内壁的壁画中,亦有侍从持与《礼佛图》中相同的圆形仪仗扇,跟随显贵身后。闫立本传世的《历代帝王图》中,绘有南北朝时期南朝的陈宣帝,其坐于数名侍者抬着的步辇上。步辇两侧,各有一名侍从高擎椭圆羽毛仪仗扇。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闫立本的《步辇图》中,唐太宗在接见松赞干布时,安坐步辇,妙龄宫女四面簇拥,其中二人高举硕大矩形仪仗障扇立于唐太宗身后。此外,唐代张萱传世的《皇后行幸图》亦形象地展现皇后所用仪仗扇的场面。



□ 唐代 闫立本《步辇图》

综上所述,从两汉至唐代,仪仗障扇的形制,已有圆形、方形、椭圆形和矩形,而其制作材质多为雉鸡的锦毛,亦有罗、绢制成的“朱画团扇”^①。

唐代,仪仗扇的使用已有了明确规定:唐天子出,仪仗中有雉尾障扇四,小团雉尾扇四,方雉尾扇十二;太皇太后出,仪仗中有偏扇、团扇、方扇,皆二十四宫人持之;太子

外出,其仪仗中亦有十柄障扇。^② 据《唐会要》载:“开元中,萧嵩奏朔望受朝宣政殿,宸仪肃穆,升降俯仰,众人不合得见之,请备羽扇,上将出扇合,坐定乃去扇。”就此场景,唐代诗人杜甫曾在其诗《秋兴八首》中吟哦:“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③生动地描写了唐玄宗在宣政殿接受朝贺时,仪仗中的雉尾宛如朵朵彩云,缓缓移向两边的壮观情景。开元年间,唐宫廷还以孔雀羽扇代替雉羽的“凤尾

① (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② (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 杨伦笺注:《杜诗镜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46页。

扇”。据《六典》载：“大朝会则孔雀扇一百五十有六。”它们分置两旁，帝王气派，辉煌壮观。故杜甫亦诗曰：“麒麟不动炉烟上，孔雀徐开扇影还。”^①

至于王公贵族用扇，虽“魏晋非乘舆不得用”，但唐代则渐次放宽。据杜佑《通典》载：群官卤簿中，一品朱漆团扇四（二品至四品各二），官吏的母亲、妻子有封号的外命妇，一品卤簿有偏扇、团扇各十六，二品十四，三品十，四品八。

迄至宋代，仪仗扇更是种类多样，各显异彩。1113年，宋徽宗举行大朝会，陈孔雀扇四十于帘外。设伞、扇于沙墀，团龙扇四，分居左右，方雉扇一百，分为五行。徽宗帝辇驾仪仗中，设置黄罗扇、红绣日扇、朱圆扇、龙凤掌扇等。而在皇太后的仪卫中，则置绯黄绣雉扇六、红黄绯金拂扇二、黄罗暖扇二。皇太妃的出入仪卫中，则配置龙凤扇二十柄。据宋人蔡绦《铁围山丛谈》载：1113年，徽宗帝曾赐燕、越二王三接青罗伞、七紫罗大掌扇、二级金银花鞍等。宋季诸宋王仪仗用扇，可窥一斑。上述史料载述表明，宋季皇族所用仪仗扇，不仅品种繁多，而且宏伟华丽，从而彰显了帝王之尊，皇族之贵。

金代，大定时期，殿庭内仗，有大雉扇二，中雉扇六，小雉扇六，朱团扇六。金章时，皇太后、皇后卤簿中，偏扇、团扇、方扇各二十四。^②有元一代，承袭汉制，元帝殿下黄麾仗，凡四百四十八人，分布丹墀左右各五行，其中次二列，执朱团扇八人，执大雉扇八人，执中雉扇八人，执小雉扇八人，执朱团扇八人。而所执仪仗扇的形制有：朱团扇绯罗绣盘龙，朱漆柄，金铜锦，导驾团扇蹙金线；大雉扇制稍长，下方而上椭，绯罗绣象，雉尾中有双孔雀，间以杂花，下施朱漆，横木连柄，金铜装；中小雉扇形制与大雉扇相同，大小递减；青沥水扇制圆而青色，四周沥水以青绢。^③据此观之，蒙元宫廷的仪仗扇颇具规模，而仪仗扇的色彩以朱红色居多。故元人郭君彦曾赋诗曰：“花迎宫扇红云晓，日照天袍翠雾光。”^④

明季以降，洪武帝建政，天下初平，礼仪未定。皇帝的仪仗，丹墀左右有雉扇、朱团扇，殿门左右有黄扇、红扇。^⑤皇后仪仗中有小雉扇、红杂花团扇。皇太子仪仗中置青小方扇、杂花团扇等。至宣德年间，据《明会要》载：

“宣宗更制后卤簿，大朝仪制，殿内左右扇二重。内双龙

① 《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

② （元）脱脱等：《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仪卫志。

③ 宋廉等编著：《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④ 参见清沈曾植《海日楼札丛》，所辑元郭君彦《入京诗》。

⑤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六四。

扇二十,素扇二十二。丹陛左右仗三重,内双龙扇二十,次单龙扇二十。中道左右,内双龙扇,次单龙扇。”

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出警图》《入蹕图》两幅长卷,为明代佚名宫廷画家合作绘制,再现了明代帝王出京与返宫的场景。尽管《入蹕图》中仪仗扇的数目与颜色与史籍记载有出入,但这幅长卷毕竟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明季皇帝出入京城时,使用仪仗扇的情景。

1644年5月,清军入主北京,王朝鼎革。仪仗扇的习俗,不仅被承袭,而且较明季有发展且普遍。满人入关前的崇德元年(1636年),清太宗的仪仗中仅有两把扇,而至清世祖时,其仪仗中就有鸾凤扇八把、单龙扇十二把、双龙扇二十把。清高宗即位后,其仪仗扇更有讲究,增至七十六把。具体分类为:次鸾凤赤方扇八把、雉尾扇八把、孔雀扇八把、单龙赤圆扇八把、单龙黄团扇八把、双龙赤团扇八把、双龙黄团扇八把、赤满单龙团扇六把、黄满双龙团扇六把、寿字黄扇八把。^①

清仁宗即位,是年(嘉庆元年即1796年)制定法规,太上皇的仪仗扇可增至八十六把。清季,皇后、太子及皇族的仪仗扇亦有规制:太子仪仗扇为双龙扇与孔雀扇各四把;皇后的仪仗扇为黄、红绶金龙、凤各二把,金黄素扇各两把,红鸾凤扇各二把;皇贵妃的仪仗扇为金黄素扇、红绣扇各二把;皇后所生公主的仪仗扇为青罗绣宝相花与红罗绣孔雀扇各两把;至于诸亲王,在京则仪仗扇为红罗扇两把,出京则置红罗绣四季花扇与青罗绣孔雀扇各二把。^②

清季,除王公贵族外,各级官吏其仪仗中亦配置扇:凡有爵位的官吏,一品至四品无爵位的京官,其仪仗扇亦设大、小青扇各二把;四品以下的京官仅有一把青素扇;总督、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的仪仗扇均为二把青扇;道台、知州、知县的仪仗仅青扇一把;提督、总兵、副将的仪仗可置二把青扇;参将、游击和都司的仪仗扇亦为一把青扇。^③有关清季仪仗扇的使用,清人福格所撰《听雨丛读》亦有详载。^④

上述史籍载述表明,清季仪仗扇的使用达到顶峰。其不但数量最多,种类各异,而且其设置制度完备,等级森严。

从殷商至清季,仪仗扇经历了由简易到精美,由质朴到绚丽,由单一至繁复的漫长嬗变过程。数千年来,仪仗扇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仪典章制度,情缘难释,相依共存。它不仅是中国历代帝王权威、至尊的象征,而且

①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一〇五。

②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一〇五。

③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一〇五。

④ 福格:《听雨丛读》,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2~253页。

是中国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标志,同时亦是中国扇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

“以龙致雨,以扇逐暑。”(董仲舒语)自先民们认识到扇子有引风生凉的功能后,除仪仗扇外,扇子的制作渐趋实用化。小型的竹扇、羽扇、团扇相继面世。

箒,扇也,从竹。考古学研究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华夏先民便已利用竹或苇编织竹箒。因此,可推测最早的短柄手摇扇,似为用竹箒编制的竹扇。湖北江陵县马山砖厂一号楚墓出土的编竹扇,不仅是我国现今存世最早的扇子,而且也是最古的竹扇。这把竹扇的出土表明战国时期人们已经开始手持短柄竹扇生风驱暑。到两汉时期,竹扇不仅柄更短,易于持握,而且制作工艺亦有进步,形制呈矩形单门。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短柄编竹扇,以及四川宜宾东汉崖画像石棺中的《持扇图》中所绘的五位持扇者中一位手持的单门竹扇。

东汉时期,竹扇亦称“便面”。据《汉书·张敞传》载:张敞为京兆,无威仪,“时罢朝会,过走马章台街,使御史驱,自以便面拊马”。唐人颜师古曾注曰:“便面所以障面,盖扇之类也。不欲见人,以此自障面则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门所持竹扇,上袤平而下圆,即古之便面也。”是时,由于短柄竹扇,易于持握且能招风生凉,为时人喜爱,故著名史学家班固曾作《竹扇赋》赞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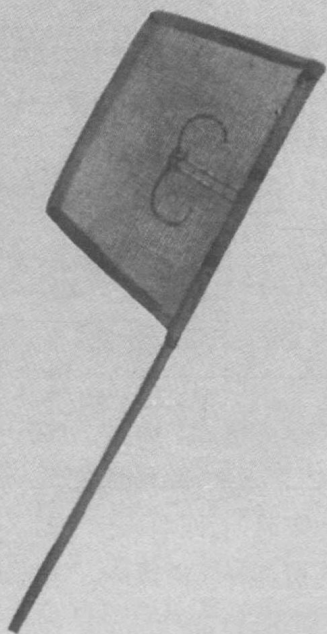
“青青之竹形兆直,妙华长竿
纷实翼。

沓条丛生于水泽,疾风时时
纷萧飒。

削为扇翼成器良,托御君王
供时有。

度量异好有圆方,来风堪避暑静夜。”^①

班固的这首七言诗,遣词造句,质朴无华,浅显通俗,描述细致。竹扇的制作过程、形制与功用,一目了然。



□ 西汉 竹制“单门式”扇子

^①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607 页。

曹植,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其曾作《九华扇赋》,以富艳的文采,讴歌汉桓帝赐给其父曹操的方竹扇:

“……形五离而九华,箴麓解而缕分。效虬龙之蜿蜒,法虹霓之氤氲……因形致好,不常厥仪。方不应矩,圆不中规。随皓腕以徐转,发惠风之微寒。时气清以方厉,纷飘动兮绮纛。”^①

东晋著名玄言诗人许询,其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②。其从浙江萧山迁居嵊县时,见到一把箴丝薄如蝉翼的精巧竹扇,爱不释手,遂欣然赋诗曰:

“良工眇芳林,妙思触物骋。
箴疑秋蝉翼,团取望舒影。”^③

许询的五言诗,对扇匠制作此扇的精妙构思和不凡技艺,给予了高度的赞誉。

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见一老姥,持十许六角竹扇卖之,羲之书其扇,各为五字”^④。羲之书六角扇,传为佳话,脍炙人口。1992年,浙江萧山市西山,在发掘西晋砖室墓中,出土一批瓷俑。其中,便有一位仕女俑右手持握一柄呈长方形的竹扇。《北史》卷四一所载“杨愔传”中,有“卿以方方麴障面”之语。按清人高士奇考释,“方麴”即为竹编方扇。而且两晋时期,竹扇已成为宫廷用器,据晋东宫旧事曰:“皇太子初释,供漆要扇、青竹扇、黄竹扇。纳妃,同心扇三十,单竹扇二十。”^⑤

从上述古代诗赋文献可知,逮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竹扇的形制已非两汉时期的梯形,且有变化,以方形居多,亦有“不方不圆”的六角扇,其制作的工艺更为精妙。而且,竹扇进入了文人雅士的视野,或诗之,或赋之,或书之,由衷喜之,颇具情缘。

唐宋时期,团扇风行一时。然竹扇亦因制作精致,别具韵味,为不少名士文人所喜好。唐代诗人张祜,喜获福州所制白竹扇,爱不释手,遂作七律《赋得福州白竹扇子》曰:

“金泥小扇谩多情,未胜南工巧织成。
藤缕雪光缠柄滑,箴铺银薄露花轻。

① 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7页。

②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杨勇校笺:《世说新语》,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5页。

③ (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卷六十九,服饰部上,扇。

④ (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84年版,卷八十,王羲之传。

⑤ (唐)徐坚等著:《初学记》下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0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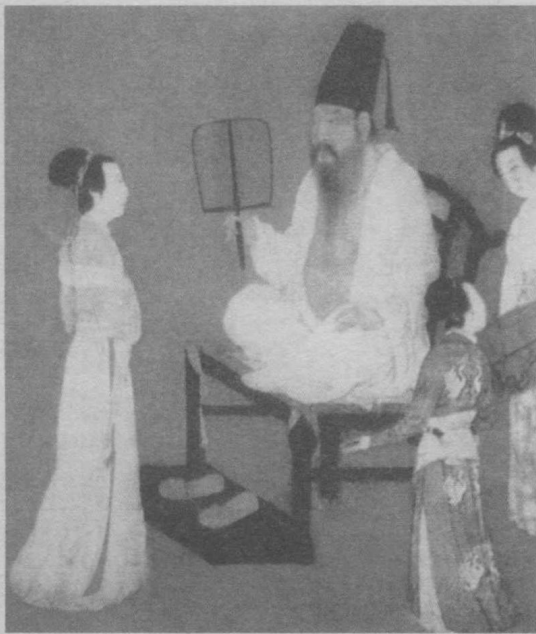
清风坐向罗衫起,明月看从玉手出。

犹赖早时君不弃,每怜初作合欢名。”

诗中“藤缕雪光缠柄滑,箴编银薄露花清”两句表明,此白竹扇,乃用雪白烁亮的藤丝缠绕于扇柄,而扇柄极为光滑。竹箴丝编织而成的扇面细巧光亮,宛如洒上一层薄薄的银粉,扇面花卉图案,隐约可见。显而易见,唐代竹扇的制作已巧奇精致,竹扇已成为士人所青睐的精美工艺品。

除了文献的载述外,传世的古代画卷及出土文物亦展现、印证了竹扇的变化与发展。

1975年,在福建省福州市的浮仓山,考古工作者在发掘南宋理宗时期的赵与骏、黄昇夫妇及妾李氏的合葬墓中,出土了保存尚完整的竹扇。其形制似方趋椭圆,竹丝编制而成,扇柄、扇面的边框曾刷过黑漆。^①



□ 南唐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

《韩熙载夜宴图》,系五代末期南京著名画家顾闳中的传世名作。韩熙载,南唐大臣,生活奢靡。在此图中,韩熙载手持似方趋椭圆竹扇,悠然坐于椅上,身旁婢女侍立,其前方侍女吹笛拨琴。南宋画家梁楷传世的《羲之书扇图》中,王羲之所书扇为六角竹扇。又南宋佚名画家的传世之作《十八学士图》中,有一幅画上绘有数名学士坐于树荫下,其中坐于圆凳的学士则手持叉字形六角扇。

明季,“川扇称佳,其精雅则宜士人……凡午节例赐臣下各扇,各部大臣及讲筵词臣,例拜蜀扇,若他官所得,仅竹扇之下者耳”^②。凡端午节,万历帝赏赐六部大臣、讲筵词臣以下官吏竹扇表明,是时已成为宫中赐品的竹扇,其制作工艺定当精雅。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广东所产竹扇,有方有圆,且有六角扇,精细光滑。到同治、光绪时代,广东所产“鸭脚扇”正反两面或绘山水,或绘

① 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州南宋黄昇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卷二十六,“四川贡扇”。